



四木——著

撩你 心弦

第一次过招
李铭远输了

沙小弦：择日再战，我先走了。
李铭远怒：来人！告她袭击大使——
随便什么罪名！

第一次接吻
沙小弦吐了

沙小弦：不好意思，我有洁癖。
李铭远：你！我这是初吻啊喂！

淡定腹黑
沙小弦

×

傲娇不羁
大少爷

有情·有义·
有情·有趣·
浓情·蜜意·
幸福·故事·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

心撩你 弦

四木

—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撩你心弦 / 四木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10
ISBN 978-7-5594-0963-8

I. ①撩… II. ①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8234号

书 名 撩你心弦

作 者 四 木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康现梅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册 子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82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,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963-8

定 价 28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一章
初次交锋 / 001

第二章
你是女人? / 016

第三章
我仰慕您 / 026

第四章
搞定助攻 / 042

第五章
她嫌你脏耶 / 056

第六章
欲擒故纵? / 067

第七章
“拜见”家长 / 104

第八章
沙宝回国 / 119

第九章
李铭远来了 / 149

第十章
别叫我铭少爷 / 168

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十一章

沙宝跟铭少爷 / 183
走啦

第十二章

逃婚 / 213

第十三章

她走以后 / 226

第十四章

沙宝继续撩 / 249

第十五章

我算什么 / 266

第十六章

终成眷属 / 284

番外一

杨散：被包容 / 296
的幸福

番外二

延续的幸福 / 303



第一章 初次交锋

维加赌场是星洲岛的顶级娱乐场所之一，上下十层是VIP服务区，外围是普通赌客池，内带隐性豪华消费。每晚八点，全场一百张赌台和一千台老虎机前座无虚席，喧闹的声音能传出两里远。

今天前厅里只坐了一半的顾客。四十岁的范经理站在二楼的旋梯上，不断地朝大门口张望。“铭少爷还没来吗？”他用手帕擦着额头的汗，反复询问身边站着的赌场职员。

那名监场稍稍压低声音道：“乐都今天新来了两个漂亮妞，是刚从艺校毕业的清纯小妹妹，场子里请铭少爷过去玩玩。范经理你也知道规矩，不让铭少爷玩得尽兴，乐都那边不敢放人……”

范经理又低头看看众人围聚在一起的大桌子，心急如焚地道：“那我们这边怎么办？12号桌再赌下去，赌场就会损失二百万。”

正说着，光华璀璨的大厅门口突然传来刹车声。一辆车身锃亮的宾利雅致肆无忌惮地冲过外围线，直接开到了门堂内。很快有两名监场跑过去，打开了车门。

“铭少爷来了。”门口的人鞠躬请进李铭远。

范经理放下手帕，总算松了一口气。

李铭远带着五个保镖走进维加赌场，在众人的衬托下十分抢眼。走进来时，他目不斜视，嘴角还噙着笑，迈着张弛有度的步子，一枚娇艳

欲滴的口红印也冒出了立领，在明光下微微张扬。

范经理见他笑着，又擦了擦汗，身边本来站着一个穿着清凉装的小美女，一看到李铭远走上楼梯，马上娇滴滴地扑了上去：“铭少爷。”

李铭远笑着扶住美女的身子，左手揽着她的腰，紧掐着那点薄薄的衣料，低下头让她擦去口红印。范经理站在一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李铭远的手在美女的腰上轻轻地摩挲了几下，又笑道：“去吧。”

小美人踮起脚亲了他一口，便踩着高跟鞋缓缓离开。

李铭远继续朝里走去，一直走到圆顶监控室都没说一句话。范经理就连忙招招手，带着那名监场赶了过去。

监控室里的摄影仪嗡嗡运转，各组摄像头扫视着一楼大厅的各个角落。李铭远站着看了一会儿，摸出一根烟衔在嘴角，身后的随从马上上前一步，打开火柴匣给他点燃。

“12号桌？”他吐出一口烟，淡淡地问。

范经理站在他身后鞠躬：“是的，铭少爷。”

“赌了几天？”他又问。

他始终不回头，让人看不到脸上的神色，于是范经理变得更加紧张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对男女在这赌了三天，每天赌到二十一点，赢得多，已经赢走了六百万。我动用了全场的人和设备，都找不出他们的破绽……”

李铭远背着光站着，挺拔的身躯让人很有压迫感：“知道规矩不？”

范经理结结巴巴道：“知……知道……”

李铭远走到沙发边坐下，伸出双腿，搁在茶几上。他的脸迎着光，一脸笑容：“说了泡妞的时候不准找我，你还敢叫我两次，嗯？”

范经理不敢说话，只是拼命点头。

李铭远踢开茶几，然后对范经理摆了摆手。

范经理松了口气，用手帕擦了擦脸，道：“铭少爷，你看——这场子？”他问得格外小心。

李铭远双手抱着后脑勺，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，笑着说：“把镜头调到12号桌左边的位置。”

赌场员工调出了图像，一个穿着红色晚礼服的高贵美女正在玩牌。李铭远双眼盯着屏幕，慢慢地说：“那两个人是幌子，这女的才是正主。她手上的镯子能变色，只要拿到了好牌，她就会动下左手，牌面不同、角度不同，镯子就变出不同的颜色，对面的两个人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

范经理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。他摆了摆手，对刚跟进来的监场说：“去，把他们三个人抓上来……”

李铭远忙加了一句：“你不用管，让范疆去。”

身材魁梧的范疆从沙发后面走了出来，黑色西服也遮不住他健硕的肌肉。他向李铭远点了点头，就走出去了。

范经理看着那魁梧的身子消失在了门后，就露出了轻松的笑容：“谢谢铭少爷。”

李铭远靠着不动，侧头盯着屏幕。

镜头里，有几名监场先清空了周围的观众，让出了去12号桌的道路。范疆走过去，一只手一个，提起那两名赌托的后衣领，将他们拖离了座位。

旁边的人吓得尖叫，那个穿红色晚礼服的女人脸色有点儿不好看。几名赌客为了避开凶神恶煞的范疆，一直朝边上的老虎机后退。

突然有一个人吸引了李铭远的注意力。实际上，要人不注意到他也很难。

这么喧闹的场子里，唯独他坐着不动，俊秀的侧脸看起来甚至有些冷漠。他的左手插在深蓝卫衣兜里，右手拿着筹码，正皱着眉对游戏机下注。

范疆提起那两个赌托朝前一扔，接着又去抓穿红色晚礼服的女人，四周看热闹的赌客受到了波及，纷纷倒向那个男人所在的方向。李铭远看到他将椅子一滑，躲开了撞击，又伸手在旁边机子的角上轻轻一按，借力滑回了原处，继续押注。

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抬头，没有受影响。

李铭远站起身子，走到监控录像前，敲了敲屏幕：“这小白脸是谁？”

范经理连忙抬头，仔细地辨认他说的小白脸。看了好一会儿，他才

恍然大悟地说：“这是五天前来的赌客，不玩别的，只玩老虎机。每天早上八点来，晚上八点走，而且只坐在那台机子上。”

李铭远双手插进裤子口袋里，懒洋洋地问：“中间不动吗？”

“不动，也不吃饭。”

李铭远看了那人两眼，负手朝门外走去，拐出身子后，道：“猪，他那个位子刚好对着监控室，他要我们能看得到他。”

监控室外面就是半月形的小阳台。

李铭远长腿倚着木梯，身子靠着扶手看着底下的骚乱。两分钟过去了，他的身躯依然挺拔。

范经理半天没看到他有动作，突然“哎呀”一声拍了一下脑门，马上叫人抬来一张真皮沙发。

李铭远果然走了回来，在沙发上坐下。他的脸在迷离变幻的灯影下，显出一丝清淡之色。几名衣装笔挺的下属站在沙发两侧，更好地衬托出了他的气势。

“去跟范疆说，把人朝小白脸那个方向打。”他轻声吩咐手下，眉清目朗的脸上没什么变化。

可是结局远超出他的意料——范疆一巴掌把那赌托打到小白脸脚边，咣啷一下撞到了他的身子，小白脸却身子一斜，手快地按下三枚筹码，单脚一蹬滑开了椅子，没做其他事。

比如扶起那名赌托或者上前帮忙。

看台上的李铭远迎上范经理疑惑的目光，笑道：“这证明他们不是一伙的。”

范经理躬身请示道：“铭少爷，光打下去吗？不问话？”没得到指示，他又踌躇地动动脚，有些急道，“还有六百万的赌款被他们吞了啊。”

“往死里打，打得那个女人心里怕，自然就会吐出来了。”李铭远弹了弹烟灰，冷淡地说完，再转头看了看小白脸，结果发现他也动了。

只见小白脸三两步蹿回来，隔着地上赌托的身体，趁老虎机读秒光亮完全消失前，突然探下身，砰地一拳砸在红色按钮上。

根本无视脚下的人和身边的范疆。

李铭远的笑容更大了：“这才是真正的赌徒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他都舍不得少开一把。”就在他要结束对小白脸的评判时，小白脸突然又转过身，对着范疆竖起两根手指，还说了一句话。

李铭远仔细地着他的嘴唇，发现是一句英文：“The second time.”

“第二次什么？”范经理也注意到他了。

李铭远笑道：“小白脸告诉范疆，他被打扰到两次了。”

范经理擦了擦汗，李铭远突然猛吸了一口烟，将烟头弹了出去，冷笑道：“两次怎么了？老子亲自来会会你。”

一楼大厅恢复了秩序，李铭远理了理半开的立领外套，站起身来面向楼下，笑着对众人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惊吓了各位，为了给各位压压惊，我将免费赠送赌场的酒水。”

底下看客热烈地鼓了掌，然后转身继续找乐子去了。

李铭远慢慢地走回到沙发前坐下，地板上匍匐着的红色晚礼服女子艰难地抬头，伸出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拉了拉他的裤脚：“先生，求求你，放过我们吧！”

那女子披散着长发，衬着天姿国色的容貌，的确是我见犹怜。李铭远垂眼看她，修长的手指缓缓滑过她精致的脸蛋、锁骨，最后滑到了起伏的胸前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的手指冰冷，声音也是冰冷的。

“何娜。”

“那么何娜小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何娜咬住红唇，匍匐在他脚边，全身虚软成一种让人怜爱的姿态。

范疆面无表情地呈上一杯清亮的香槟。李铭远取过来，突然一笑，猛地拉住何娜的头发，捧起她精致的脸：“宝贝，这里面加了点LSD（迷幻药），你喝了好好睡一觉，陪陪我那些弟兄。”

何娜惊恐地朝后面退去，李铭远一扬下巴，范疆铁青着脸，给她和

另一名女赌托灌下了香槟。二人嘶叫着挣扎了几下，很快倒在地板上没了声音。

李铭远示意下属递上手帕，擦了擦手，冷冷地说：“带走。”

场地里只剩下那名被打的男赌托了。

他看了看李铭远的眼睛，惊恐地朝后面爬去。李铭远微微一笑，嘴角带了一点怜悯，使得他那张英俊的脸看起来没那么残忍。

他没有一丝犹豫，直接伸出手，将地上的男赌托提起来甩了出去。

砰的一声巨响，还夹杂着那男人的惨叫声，一并传了过来。

李铭远低下头看着。

小白脸终于慢慢转过身。

这是一张深邃的脸。

单眼皮、秀挺鼻子、薄唇，五官立体而精致，皮肤白皙，黑眼珠波澜不兴，宛如定住一般。八厘米长的黑发，凌乱而颓废，最奇怪的是，他右耳上有块咬痕，残缺得很显眼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他发出刀刮锈铁一般的沙哑声。

李铭远的身子靠在扶手上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失手。”

小白脸面前的机子上挂着那名赌托的身体。他伸出瘦削的手拖下了那人，用手擦了擦溅到屏幕上的血，低头看着什么。

李铭远站在高处看得很清楚，原来是小白脸刚投了两个币，来不及及投第三个，被丢下来的那人就压到了按钮，机子呼呼地转过去，开出了2个7和1个花。

小白脸突然站了起来，拖着那人的身子，径直朝楼梯走去，走得不慢不急。

李铭远笑了笑，走回原位坐下，等着他来。

两分钟之后，穿深蓝卫衣的人出现在了楼梯口。李铭远扫了一眼他的穿着——柔软质地的上衣、深色长裤、青白色休闲鞋，全身上下加起来还不到五百块，远远不及他的一个小指头贵。

小白脸站定后，把人丢到楼梯口，低头踩了踩木地板，找到一块松散的，咔嚓一声，掰断了一长截，抓在手里。

他站在能攻击人的有效距离内，李铭远好笑地看着他：“有点意思。”一边又伸手阻止了下属的靠近。

小白脸说话了：“我是中国人。”

李铭远懒洋洋地笑道：“所以呢？”

“中国有句古话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”

来而不往非礼也。

这句话从对面面容冷淡的小白脸的嘴里说出来，有一种斯文的挑衅。李铭远好整以暇地望着他，仍是双腿交叠，舒服地伸展着，倒是身后有两名下属已闻声而动，上前一步。

李铭远稳坐不动，嘴角含笑道：“小帅哥，你打算怎么个‘还礼’法？”

小白脸沉静道：“你用这名老千打招呼，我也还你一次。”

李铭远还是无所谓地笑道：“那我就好好接着。”

话一说完，李铭远发现他又想错了——小白脸根本不看他，直接提着板子走到了楼梯口，站到趴在地上的赌托身边，右手拿板子指着那人的背脊。

范经理微微张口，李铭远懒散地笑着，眼里带着讥讽。

“他已经流了六品脱的血，现在四肢冰冷，没办法反抗。”小白脸开了口。

李铭远笑容加深，兴味不减：“那又怎么了？你打算拿个没用的废人威胁我？”

小白脸嘴角微微一动，笑得人畜无害，脸上的怜悯和李铭远的比较起来，显得有增无减。他突然转头对上范经理，眼睛里波澜不惊，扬起手，狠狠地朝地上男人的背脊打去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

男赌托闷哼一声，身子抽了抽，身下流出一圈血迹。

范经理看着神色冷淡的小白脸，一滴汗滑落脸颊。他着急地伸出右手哑声喊：“哎！哎！别——”

“让他打。”沙发上的李铭远看得目不转睛，轻声说。

范经理缩回手，怯怯地说：“铭少爷，那两个妞要昏三天才能醒，这个人是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啊……”

小白脸笑了起来，一副显然明白个中利害的样子。

李铭远冷笑道：“好厉害的男人——敢在我的地盘上动手，不用警察来，老子先废了你！”

小白脸微微一笑：“你能抓到我是第二步，我杀了他是第一步。”说完仍然不动，人静静地站在灯影下，深蓝色的衣服衬出了他的冷淡与坚决。

时间才过了一会儿，范经理就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。李铭远默不作声地看了几秒，最后做了决定：“你杀了他吧，完事了我再亲手收拾你。”

听他反将一军，小白脸也没有慌张，直接从左边衣兜里摸出手机，打开屏幕后，他再转个方向，把手机正面对着李铭远。

“这是十分钟前你的手下殴打顾客的视频，只要按下这个发送键，我的手机上就会连接到国际华人网站……”

李铭远突然冷冷地喊了一声：“范疆。”人却坐着没动。

范疆再次从沙发后大步走出，右手握成拳，呼地一下朝小白脸迎面打去。小白脸的反应也快，左手还握着手机，上半身伏低，灵巧地钻到范疆身后。他腾起一跃，右脚横扫，以高空俯冲的力道，绝对性地压住范疆的肩膀，将范疆的身子压得微微一曲，跪在了地板上。

一击得手，小白脸迅速退开，回到赌托身边，不说话。范疆抚着左肩，回头狠狠地盯着他。

场地里响起了啪啪两下拍掌声。李铭远坐着不动，冷冷地笑道：“我说像你这样的小白脸怎么敢跟我斗，原来是还有两把刷子——”

小白脸不等他说完，突然不动声色地插了一句：“你这里一共有24个摄像头，监控室外没装，现在我们站的这个阳台就是死角，我的手机一直没关，存了所有的摄影，如果你杀了我，视频马上上传。但是，我杀了他，除了你那几个白痴手下做人证，没人会相信你的话。”

李铭远抿着嘴听着，听完后呵呵地低笑：“好！很好！”他的头一抬，眼睛泛着冷光，“小帅哥叫什么名字？”



“沙小弦。”小白脸沙哑地说。

空气沉闷了一会，没听到任何指示，范疆走回了原处，范经理掏手帕擦了擦汗。李铭远收了长腿，默默地靠在沙发背上坐好，目光仔细地打量着对面。

“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”良久后，李铭远才开口问。

沙小弦身子没动，反手一指他一直玩的老虎机：“把它打开，取回我刚才投错的两个筹码。”

李铭远冷笑道：“就这些？”

“嗯。”

李铭远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：“你是神经病吧？惹老子这么久就为了两个破筹码？”

沙小弦也冷笑道：“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，你到底给不给？”

李铭远冷着脸看了他很久，小白脸面无惧色，同样冷漠地与他对视。两人面容一个冷峻、一个阴柔，都是极俊美的模样。

最后，李铭远手一挥：“老范，你拿给他。”

沙小弦听后当即转身，朝楼梯下走。

“真是变态，竟然只要两个筹码？”李铭远站在阳台上冷冷地撇撇嘴角，看着深蓝色的背影笑。

沙小弦突然回过头：“你还想要我的手机吧？”

“不交出来，你还真走不出这个大门。”清冷的声音回答他。

沙小弦长按手机键，直至关机提示音响起：“如果有可能，我还要个人。”

“不讲条件。”

“那我们赌一场。”

李铭远像是被勾起了兴趣，慢慢地走下楼梯：“哦？小白脸想要谁？”

沙小弦指了指楼梯口：“那个人。”

李铭远回头，看到是那个赌托，头又转过来，忍不住再次冷笑道：

“你刚才不是要杀了他？”

沙小弦静立不动：“刚才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”语气十分肯定。

李铭远沉着脸，慢慢地一步一步靠近沙小弦。沙小弦抬头冷冷一笑，突然将手机抛了过去：“手机给你了，你已经没了任何威胁，是男人就赌一次。”

VIP 房间里灯光明亮，四周的墙上镶嵌了幅幅油画，显得古典雅致。李铭远喝退手下，稳坐在长桌一端，十指扣起放在桌面：“你想怎么赌？”

沙小弦拿起桌案上的骰子，微微一顿：“赌大小。”

李铭远敲了敲桌面：“换水晶骰子。”

一位清凉小美女手托着红锦盘走到沙小弦跟前，弯腰请他验骰。沙小弦拿起来，用三根瘦长的手指搓了搓，笑着说：“是真的。”

赌局开始了，李铭远抬手说：“请。”

沙小弦坚持道：“客随主便。”

李铭远看了他一眼，伸出右手，轻轻拿起三枚骰子，像是拂开雪花那么轻柔。他看也没看，随手往外一甩，三枚骰子骨碌碌地滚动，几秒后，三个鲜明的“1”出现在正面。

既然他先开了最小，对方也必须跟着赌小。

李铭远目光沉静地看着沙小弦。沙小弦低下头看了看，伸出右手，蜷成杯状搁在桌面上。

“少爷没规定怎么摇骰吧？”他静静地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那好。”

沙小弦抓过骰子握在掌心，用他师父教过的玻璃罩法轻轻挪动，使得骰子呈弧线运动。他摩擦桌面几秒，然后猛地撒手。

三枚骰子竖立在一起，依次重叠，只露出最上面的一个鲜艳醒目的“1”点。

李铭远将目光移到沙小弦的脸上，笑道：“小白脸还长了脑子。”

沙小弦站起身，朝门外走：“你的人差不多问到了答案，现在我可以带他走了吗？”

“那出老千的是你什么人？”身后的李铭远问。

沙小弦推开门走了出去：“邻居。”

赌场一楼大厅，人声依然鼎沸。沙小弦两手插进上衣口袋里，从VIP房间出来后，径直走到常坐的老虎机前。范经理正等着他，看他走过来，目光飘向后面，向落后几步的李铭远请示。

李铭远盯住沙小弦的背影，墨黑的眼睛动也不动，他的外套敞开，露出熨帖平整的淡紫色衬衣。他慢慢地从衬衣口袋里摸出一匣火柴，划开一根，突然屈指一弹，将带着火光的木梗子弹向沙小弦的卫衣帽兜里。

火柴稳稳地落在绒毛上，很快燃起一点黑烟。

沙小弦背对他站着，踢了踢老虎机：“快点。”

李铭远没发话，范经理自然不敢动。

沙小弦突然用脚一踢，匡啷一声震得机子嗡鸣作响。他提起一边的凳子，什么都不看，就冷冷地说：“我赌了五天，这机子吞了我二十万，再不吐出那两枚筹码，我见到就砸！”

范经理赔笑道：“小兄弟别生气，输赢是常有的事……”

“输赢？我赌得正起劲，你家的大少爷丢个人下来，砸断了我的运气。”

李铭远低头抽烟，烟雾缭绕下，淡淡皱起眉头：“给他。”

范经理掏出钥匙蹲下身，打开了老虎机的后盖。沙小弦上前一步，低头仔细地看，目光牢牢地盯在卷轴上面，目测出卷轴直径大约有多少后，他抿着唇，退后一步，接过范经理递来的两枚筹码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谢谢了。”

李铭远找了个干净的地方站着，用鞋尖踢了踢地上缩成一团的人：“说了吗？”

范疆上前一步应声道：“都招了，钱在第四个人手里，我派人赶去了。”

“他呢？死了没？”

范疆看了一眼赌托，面无表情道：“铭少爷不发话，没人敢动他。”